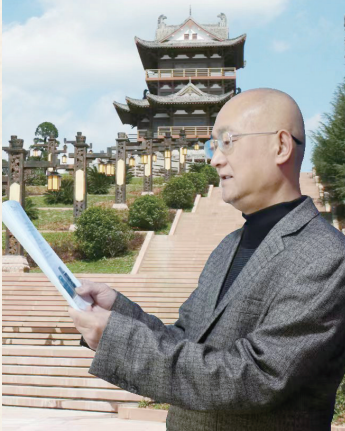




鲁川,四川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作散见《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等报刊,曾多次在全国文学大赛中获奖,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消失的村庄》。



柏铭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万州区新诗学会名誉会长。著有《神女峰背后》《一个人的山峰》《与词语商量》诗集、评论集12部。曾获改革开放三十年诗歌一等奖;《诗刊》全国田园诗二等奖;第二届重庆文学奖;首届何其芳诗歌奖。

立夏书

(组诗)

◎鲁川(南充)

立夏书

地皮略微发烫,那些清凉的影子
正一点点,由田坎向庭院转移
青绿与微黄,是季节饱绽的注释

一头老牛,与一只牛氓,对峙
一个苍蝇飞来的嗡嗡,使磨坊
略显疲惫,空寂。还有多少旧时光
可以在此卸下,筛选

宽松的裤腰已经扎紧
仿佛麦芒,密不透风
那火红的红高粱,多么像逝去的青春
不管誓言如何,只知与土地有关

枇杷黄,青杏香,酒流淌
蚂蚁的果实,扛在山梁上
一夜风雨穿越
农事的词牌,被花繁叶茂擦亮

寺口村:远眺

一阵风,唤醒的麦浪
正舒展田园的田字格
麦蚊忙碌,金色晃动出灿灿的粒香

掐指算出
季节一定是准时的讯客
是谁,在杀鸡宰鸭,温酒煮茶
又是谁,在晨昏梳理,侍奉老母
晌午时分的炊烟,袅袅着奔家脚步的趑趄

巴山就在眼前
湖河沿岸,风景旖旎
此时此刻,我随心逐鹿,放马南山
今夜的风雨,宿世乡愁难以破译

天空之问

天空,是否就是雷电的存在
果实的虚无,是否就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清洗
令山岗、平原、河流抽搐,乃至发出灵魂的拷问

世世代代都不过如此
一种耕耘,已被年代遗忘
老祖宗留下的种子,花非花,果非果
但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天空的桎梏

其实天空也在游走
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放牧
我跟着走,不知跟不跟得上
我看见很多生面孔,熟面孔
有些在喘息,有些发出啾鸟的尖啸

土地之下,天空之上
生存,就是合理的法则
没有一种摆脱,亦如命运
冥冥中的天空,仿佛,又举起了鞭子

风车转动

(外二首)

◎柏铭久(万州)

山岭上那巨大的风车
螺旋桨搅动云海
我在此扇页翼尖向上轮转,如何
与在另一翼尖上的你
相遇,不再漂泊
从正面看那是一架座钟的指针
在背后,我不认为我会被时代遗弃
除非自甘堕落,只剩如蜗牛的壳
路边割草的老农躬身
频频挥动镰刀,窸窸窣窣闪亮
青草溢出芳香
生活不仅需要巅峰时刻惊涛骇浪
更喜平静荡漾溅出浪花
许多风车转动
山脊仿佛马拉松赛的起点与终点
迎接森林原野的欢呼与掌声

如膏书院两棵桂花树

如膏书院曾改为南坪小学、中学
而这院中两棵桂花树一直坐不更名行不改姓
牟姓汉子说他小时候曾在此读书
爬上花坛玩耍
那年年仍在开花的树
油墨与桂花香的读书声
人们散去
从台阶上舞台进耳房
一把椅子如一位老者闭目回忆
二百年四百年或八百年
相似庭院相似的桂花树
年年开花灿若繁星
飘满天下乃至海外如饴如膏的桂花香

在南坪喝摔碗酒

那汉子背靠齐岳,是否将巴蜀从胸膛擂出
热烈相迎的心跳
那土家妹妹捧出酒
面容比荷花更艳丽
一口饮下
将碗摔碎
一个民族窖藏的深情比盛夏更洋溢
不留下任何盛载与包装
不留烧制捏合、外在形式
只剩目光相触
心心传递
血与血的融汇刀剑再难割断
摔碗的一声霹雳落地生根
撒什么种籽开什么花
栽什么树结什么果

“平”说诗歌

“终曲”实际上是“序曲”

◎金平

月光下浇灌花园的人
你竟夜的劳动使黑暗有了核心

花园:落到地面的云色
果树:吹号天使的臂膀

但硕大的泪滴在水渠中反光
月亮……正将终曲奏响

最后的劳动在“虚构”中沉湎
明天词语的花园将是悲风一片

热爱诗歌的人置身在火灾中
他失败的脸比余烬还要纯净

(陈超《终曲》)

倘若要我举出三名中国现代诗杰出评论家,陈超先生必居其一。20世纪90年代,他曾在《诗歌报月刊》开设诗歌批评专栏,发表了大量极具含金量的诗歌理论文章,对中国现代诗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学文章今天读来仍具有深刻的洞见和世界级的理论水准。陈超诗歌评论之著名产生了一个“负效应”,即不少人只知道他是著名的诗歌评论家而忽略了他事实上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对于诗人,语言与诗即命运。《终曲》选自诗人从300多首诗中严格选出的76首诗歌结成的诗集《热爱,是的》,写于1987年。《终曲》写得美而沉重。美,美在对自我使命的迎取;沉重,沉重于对自我命运的认识与承担。诗歌开篇即诗人的自我定位:“月光下浇灌花园的人”。这是关于诗人与写作的隐喻。月光营造了恍惚的氛围,同时它所暗示的静夜也充满了天籁。“你”显示诗人在与自己对话:持续一夜的写作这种“劳动”赋予了存在的“黑暗”以非凡的意义,此意义正是“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意义。

诗歌第二节,诗人为“语言”和“诗”释义:“花园”是“词语的花园”,语言出自神秘的天启;“果树”暗示诗人写作的成果,应当成为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天使所奏响的音乐。随即,诗歌的第三节,诗人在自我感动中也认识到,诗歌犹如月亮,它并非总是能“照亮”世界,“月光”带来的“音乐”可能正是“终曲”。

诗人与诗歌的命运会怎样?写作这种“劳动”所“虚构”的意义或许只属于诗人自己而已,世界的现实“(明天词语的花园将是悲风一片)”不会成为普遍的诗歌般美好的现实。尽管如此,诗人仍要写作,虽然“激情的火焰”或许会给诗人自身带来“灾难”,然而,诗人热爱自己的使命,他为自己迎来的“失败”使人的存在拥有了超越现实的意义,这也是诗歌与写作的意义。

《终曲》给我的启示是,诗人置身于“内在命运的悲怆”中就能直取存在的核心。“终曲”实际上是诗人鼓励自己勇敢地承担命运的“序曲”,令人感到的不是唏嘘,而是热情洋溢勇往直前的力量。

